元朝名臣事略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朝名臣事略

(三)

蘇天爵撰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爲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樞密副使十七年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六十三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宋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我門者公方三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舂蓬稗爲糧苦藜莧爲菹活之荒歲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晝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兩大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交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牧庵姚公撰行狀

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潛藩俾侍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資默宣撫司參議智廷賢皆就徵行狀

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廷臣可理賦者俾調軍食實出公從宣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

扼四川咽喉。規進取。數萬之師待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緜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與兀。水漕嘉陵。二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蜀之本實張於斯。狀行

中統改元。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眞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狀行

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狀行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公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別民慝。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行狀

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尙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究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漫不爲應。縣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慚服。叔竟以是論死。行狀

七年。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己。經

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冤。公燭其誣。召鞫其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妒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也。乃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行狀。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灞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藁束百萬。行狀。

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賺得軍吏杖之。僞爲得罪。懼而去降。水陸之師。害鼓繼進。寔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公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行狀。

十四年。詔以布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爲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行狀。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發。踰月。卽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相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經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閫。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

銳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玨。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甯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致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玨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輿、張卻、十二人者詗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玨者而益剴切。與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輿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寤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招玨。誠極寬矣。竟不見寤。無功而返。今立玨牙校也。習狂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然我非攘君功者。誠恐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汝計嫌怨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行狀。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公適被命在播。亟遣

使止兵勿進。別遣人趨鬼國使降。酋長熟公名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身卽至播州泣且告曰。我屬百萬人。徼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公以其言來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酋爲宣撫使。及公薨。蠻夷聞訃哭之哀。甚其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數百千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袁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爲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順民欲。立廟以祀。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得其心者。顧豈以聲音笑貌爲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彼西南之人。被生死肉骨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爲忠信篤敬。不既大矣乎。

野齋李公撰神道碑。

公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能養志順色。未嘗稍失懽意。於兄姊友愛彌篤。凡有俸賜。必均及之。資稟雅重。與人交。疏澹寡合。不爲諂諛態。久而後知其篤。至居官清愼。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之入附也。有以受馬千數譖公於朝者。上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嘗有是事。神道碑

公爲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於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衞。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陲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行狀

初權臣阿哈瑪特與公偕侍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至其門。彼常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神道碑。

參政商文定公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入事潛邸爲京兆宣撫司郎中就遷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爲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爲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相府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爲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沒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清河元公墓碑）東平嚴武惠公統屬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下公教忠濟爲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爲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爲琴詠會後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聘康曙說書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墓碑）

憲宗朝世祖以貴介弟鎮撫中夏得專征誅聞公有經濟略佐官諸侯遣使徵至鄂州召對稱旨字而不名間陪燕語因曰挺來時李璮城朐山東平當饋米萬石東平至朐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璮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墓碑）

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爲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公佐

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祿糈務農薄稅通其有無募民秦民乃安誅一大猾羣吏咸愔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使登公副之墓碑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爲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此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鄜州長王姓者雅爲公所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平涼盡以代輸公大悅載直與之它輸亦如期墓碑

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酗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懾伏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今縷道其善墓碑

丁巳丞相阿勒達爾會計陝西河南罷宣撫司公還東平平陵周公攽墓誌又牧庵文集云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戶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略司於河南宣撫司從宜所於關西行部於秦州漕運司於衞安撫司於邢臺召遣諸軍屯田成邊首淮尾蜀以休秋春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土諸侯民庶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間之遂解兵柄已而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禁汴蜀兵民之宜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爲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萬戶史萬戶兩人罪請於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王也自餘我則專殺虐焰薰天多迫於死明年世祖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然兵民諸宜凡昔所置諸司皆廢

乙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荊鄂軍於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我心墓碑

憲宗崩於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

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亟追及言之世祖大寤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不日額埒布格之使至軍中斬之（墓碑）

公赴召開平初憲宗征蜀季弟額埒布格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會開平額埒布格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下頷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卽位（墓碑）

額埒布格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邊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爲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積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閔鞏昌汪帥兵號勁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巴崇爲將公戒之曰公帥未練之卒出應勍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向續出方略以摧之愼勿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巴崇違戒而衄敵兵恇而西去公命巴崇追至甘州汪良臣將兵來會咸聽諸侯王哈坦號令哈坦陳於北巴崇陳於南良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勒達爾琿塔噶斬首虜無算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爲中書省進廉公爲右丞公爲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墓碑）

宋廬州將劉整囚我降人數百。及來歸。將論誅之。公奏盡釋之。聞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帥耨埒、閫帥楊大淵、青居山帥奇徹也。墓碑。

與元倅費寅有罪懼誅。以惜兵完城事訟於朝。上召入便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訟卿者遝至。卿豈有所掣耶。亦驕而志隳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爲。鉅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仲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墓碑。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竇學士默、王承旨鄂、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墓碑。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哈瑪特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太保劉公等奏燕王爲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墓誌。

二年。平章趙璧奏立諸路行省。丞相耶律鑄行省河東。公爲之貳。旋召還。墓誌。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若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

相資合出一軍墓碑

十年封皇子莽嘎拉木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爲王相上曰王年少河迤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墓碑又牧庵文集云至元九年立皇子爲安西王明年至長安營於素籞之西殿中峙衛上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出入其時犍河之外秦川之內地教令之加於隴於涼於蜀於羌諸侯王郡牧奢酋星羅棊錯於是間者靡不輿金匜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碣蝎蹶如恐於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制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官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三十萬栽七年而稟其國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昞於六盤辭連公子瓛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墓碑又墓誌云至元十五年冬王薨王子哈剌章嗣王妃命公請於上上曰襄弱祖宗之訓未習也卿姑行王相府事以俟初運使郭琮郎中令郭叔雲與王相趙昞攜隙相攻人或謂趙昞不法王妃令四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逮二郭鞫問伏辜事無一毫及公惟王府女奚察察衛以預二郭謀將刑規以求生始有曖昧語習公及其子瓛亦知之上怒召公拘於趙氏獄下獄上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議勘之義爲奏曰臣宋儒不知商孟卿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上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商孟卿不預也上默然不答十六年春有旨商孟卿不可全以無罪釋之語其家是冬始釋公及瓛

十年復樞密副使尋以病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死公又被逮百餘日乃得釋公歎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善處變矣吾有慕焉遂葺小圃於都城之南以居濬

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問遺不絕益爲世所重（墓誌）

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墓碑）

公具文武才忠誠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胥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蓋有以也（墓碑）

樞密趙文正公

公名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教授趙州歲辛亥召居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己未王師伐宋參議元帥府事中統元年拜陝西四川宣撫使至元七年授高麗經略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略使十年拜同僉樞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眞人避遼章帝宗眞諱易眞爲直以部族兆嘉爲姓佐金相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戍眞定贊皇人不能金言者譏爲趙家其曾大父鎭國上將軍諱祚者喜曰天將大吾家耶因趙姓（牧庵姚公撰廟碑）

公少聰警負膂膂機數其父元帥右都監死節謚忠閔公襲官奉職哀宗播歸德上黨公部將防城提控崔立殺守相降而自王猶譏城門妄出入者殺積骸狼籍公侍母夫人懷其家牒及忠閔以上世遺繪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彷彿儀形雜薪丐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將北之民數千惟七艘濟舟兵病之民爭挺刃亂投及夫人首公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手援貝登（廟碑）

公覲母夫人北渡河至鄉。奉事之外。日從名儒講論文藝。尤致意司馬氏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強弱。地理扼塞。有關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朝命試諸道進士。公中優選。教授趙州。（野齋李公撰墓碑。）上居潛邸。用薦者召公北上。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公爲幕長。邢久不得善吏。積弊日深。公區畫有方。事或掣肘。則請諸王府。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率賜俞允。邢賴以治。升陝西宣撫司郎中。（墓碑。）己未。王師伐宋。大臣霸都魯爲元帥。公參議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五戰皆捷。渡江至鄂。分道趣湖南。攻下岳州。抵潭州而還。用兵有紀律。未嘗妄戮一人。（墓碑。）大駕北幸。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上深嘉歎。至衞驛。遣如京兆。訪察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其實還報。具列十事上聞。多見采用。（墓碑。）

公言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尙未臣附。前歲世子王倎來朝。適變輅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上是其言。卽日改館世子。頗遇有加。尋賜封冊。遣還高麗。遂一意內附。皆自公發之。（墓碑。）

上卽位。首立陝西宣撫司。廉公希憲爲使。商公挺爲副使。公參議司事。時甫羅大變。衆心未一。事機少忽。變生意外。公受命。卽就道。先二公至。知事不可緩。乘機決策。前事而發。廉商二公繼至。同心協謀。卒平大

亂安反側。公贊畫之力居多。九月。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拜公陝西四川宣撫使。兼參議行省事。屬用武之際。調兵馬。給糧餉。所統九路。稟成受事。日不暇給。心計口授。物來則應。卒贊成秦蜀之功。墓碑。二年冬。省諸侯宣撫司。公遂不出。居無何。費寅以九事訟諸朝。誣廉公、商公有異志。指公爲徽寅、成都人。初。我師取四川。攻之急。宋邊將力憊不支。遣寅入秦爲間。厚資之。使仕於我。寅桀黠。久不敗。至同知興元府事。後以姦惡事覺。宣撫司鞫之。獄成。待報會赦免。寅銜之。揣撫二公所行涉於疑似者。攻訐以報怨。時方懲李璮、王文統之叛。上聞是說。信之。召公問焉。對曰。臣與二人共事者九年。嘗有是事。再三問。對如初。訊以九事。皆枚舉以對。上以爲彊辯飾辭。益怒。威刑臨恐。譴訶百至。公守前說。而力辨其誣。至捫膺而前進。乞剖心明之。旁睨者爲之褫魄。公神色自若。明日。有旨。命中書訊鞫。寅辭屈。奏請右丞南合代廉公行省事。往就按問。會寅逆謀敗。遂解。墓碑。

至元七年春。授高麗安撫使。旋改經略使。先是數遣使使日本。竟不得要領而還。上必欲通使。而未得其人。公既受命。私念高麗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耳。吾爲國家。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請。前使過高麗。名爲遣人護送。取道對馬、一岐等島。實漏密謀。益懼其日本既通。有以軋己也。公曲爲防遏。使不得逞其計。自絕景島登舟。徑趨太宰府。既至。宋人與高麗聘羅共沮撓其事。留公太宰府。專人守護。第遣人往返議事。數以兵威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戶。兵及交舉。或火其鄰舍。喧呶叫號。夜至十餘發。公投牀大鼾。

恬若不聞。如是者三日。彼詐窮變索公呼守護所。大加詬責。彼來請受國書。公言國書當俟見國主日致達。數欲脅取。公以辭拒之。嘖有煩言。隨方詰難。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上慰諭遣還。其國主擬奉表議和。會宋人使僧曰瓊林者來渝平。以故和事不成。公還以疾請歸老樊川。墓碑。

詔授四川經略使。未幾復召。議進討日本。公奏曰。臣前歲渡海。留居彼地者幾再歲。熟知其民俗凶狠驍勇。不識父子之親。不知上下之禮。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家置干戈。百姓皆兵。其地山水居多。可佃者極少。無桑麻絲枲。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益富。且舟楫恃風而行。忽值風變。漂流觸撞。溺溺之禍。莫可預防。雖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將無所施。臣奉使時。同行三舟。爲風所漂。會集先後。有相去二十餘日者。用兵無慮。百舟隨波星散。寄命滄海。欲進退齊一。協力成功。難矣。墓碑。

十年。授同僉樞密院事。首議軍律。若賞功罰罪。兵符軍籍。教練之類。條具三十餘事。皆次第行之。墓碑。

公自日本得上氣之疾。既入樞府。適用兵江表。食少事殷。力疾不懈。久之寢至羸瘠。屢請謝事。凡九年始遂所請。墓碑。

公與清河相共政八年。諷規權臣。姦欺結舌。其傍若無與已然者。加太盛盈蚤。宜收身末路。比聞譽僧善役鬼神。試每有徵者。於上前。大臣可巫事君耶。罪且相及。公辭疾三年。其人見誅。是僧坐擅發衞兵以醢。廟碑。又蜀郡虞公文集云。至元十九年。丞相阿哈瑪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裕皇方從上北巡。賊乃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叩建德門。啓鑰而入。直

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工部尚書張公九思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闢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賚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闢矣賊計窮知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張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其賊已至急呼阿哈瑪出與左丞郝禎俱殲賊擊死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倚信故以宵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素惡相姦即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部邑張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以爲預賊謀則無也大人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

公爲人精敏饒智略見義勇爲臨難不苟避初阿藍答兒劉太平之來會計也二人性貪狠愎恣爲威酷盛暑械人熾日中頃刻卽死招集羣不逞輩開導告訐橫生羅織官吏望風畏遁死於威恐者二十餘人公時爲宣撫司郎中挺身而前一司之事己獨任之酬應上命綱領曹局威怒之不竟事無一辭屈撓中外歎服日本之行寇盜之間阻風濤之艱險異俗之狠戾瀕於死者蓋以百數卒之全節而歸古所謂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墓碑

宋平諸將校及新附官屬入朝詔聽樞府受贄見之禮公日積所有立贊皇廟學市田六百畝以贍給生徒又別市地千六百畝爲趙郡學田且釋俘戶三以供二廟灑掃溫縣別業故有地三千畝公致仕南歸析而爲二以其六畀懷州以其四畀孟州皆永隸廟學自以身出儒素示不忘本也墓碑

或問爲治公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墓碑

聖主嘗問僉院趙良弼高麗小國匠人基人皆勝漢人至於儒人通經書學孔孟漢人只是課賦吟詩將

何用。良弼對奏。此非學者之病。實在國家所尙。尙詩賦、則人必從之。尙經學、則人亦必從之矣。（魯齋文集。）

參政賈文政公

公名居貞。字仲明。眞定獲鹿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給事中。至元十年。襄陽降。授襄陽路總管。十二年。僉行中書省事。十四年。遷湖北道宣慰使。明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十七年。薨。年六十三。

公年十五。汴亂。奉妣夫人孫踰河居天平。甫冠。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愼。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牧庵姚公撰神道碑。）汴京之破。金族屬及朝臣子孫奴於人者。公悉贖而民之。（汶上曹公撰行狀。）世祖潛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與之班。尤善國言。大小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公及公從行。有暇。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一日。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神道碑。）

有言華人富且反者。上以問公。公曰。盜由貧起。未聞富而反。或曰。山東李璮非富以叛耶。公曰。璮之變在

於權太重。今郊遂之民。或凍餒欲死。子獨言其富何耶。上深是其言。行狀。

雲中民一母三子。伯從軍。季殺兄。衆議以母故。原其死。公曰。弟殺兄。天下大惡也。若恤其母。宜免從軍者以養。上可之。行狀。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詔同先世父中書左丞公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神道碑。

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盜殺臣。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與丞相惟署制敕而已。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神道碑。

十一年。詔丞相巴延、平章阿珠、右丞阿爾哈雅、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神道碑。又苦齋雷公文集云。歲甲戌冬十二月。天兵由陽羅洑渡江。直抵鄂。州。薄城而營。鄂城開門出降。丞相議曰。方有事東南。北城實爲根本。須擇人守之。留右丞阿爾哈雅及公分省而治。右丞與公謀守禦之策。公曰。江陵、制閫所在。屯諸重兵。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而又鄂新乏闕。杜門不敢樵採。不下踰旬。先之咫尺。春水彌漫。儻彼順流而下。則鄂危矣。亟以聞。明年春。右丞奉命引兵西討。獨以公主省事。

十二年。授公僉行中書省事。荊閫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卻其摯。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戰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糧歸之。粗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醫局。遣醫更視疾癘。神道碑。

婁安邦以信陽來歸。縱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盡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興兵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神道碑）

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衞兩王逃之閩廣。僭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羣蘄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後齒平民。不縱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阻。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誅夔。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甯。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回顧。其家專擁衛賈相。（神道碑）

江左之定也。詔夷其城。公獨完鄂不隳。後屬更寇。卒莫能犯。

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神道碑。又苦齋文集云。初朝廷易省爲宣慰司。以公爲使。命書已下。印章未至。公閉門不出。鄂民大爲駭懼。驕將悍卒。爭用威力。志在財幣。酣嗜擄掠。密有屠戮大姓之議。公聞。知事勢紛紜。不得已起而視事。或者猶執前議。公曰。若此城皆逆吾以一家保之。闔境賴以存全。

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靳匿。將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送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如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敍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挾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奴妾人子女。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室。蓋藏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糧以食。脫沉溺數萬家。神道碑。又行狀云。公還江西時。連雨。飢。欲發廩以賑。或以爲必所全活數萬人。齊中書乃可。公曰。若然。則民其魚矣。先行後聞。不從者於我乎貸。

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塔出、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帳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神道碑。

十六年。李梓發盜居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提兵千營於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必不爲用。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

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數萬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我南康只限彭蠡此寇不誠將亂南康乃調國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仗伏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茭舍生擒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爲火之（神道碑）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再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公薨於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猶古尸諫云（神道碑）

公家居事妣夫人曲盡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視政之休未嘗廢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一至其舍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遑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卒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嘗而賞勸德緩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咏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擢中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始公之生有大鳥鳴於庭。鄉先生大淵號博物。見之曰。此鶚也。因爲制名字曰百一。蓋取鶚鳥累百不如一鶚之義。且語人曰。此子後有大名。當居百人之一。及及第果魁百人矣。）釋褐賜緋。授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廉司以治聞。遷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艱。金主遷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太常徐公撰墓碑。）

蔡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羣之北渡。館於保州者十餘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墓碑。）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爲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禎首聘公於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纍臣。義不

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於前。上爲聳動。嘗諭公曰。我今雖未能卽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墓碑。

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既至北庭。適值秋仲。奏行釋奠禮。上悅。卽命辦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啟之。李愷撰言行錄。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言行錄。

上留公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召公謂曰。朕欲遣人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閒人。誤蒙寵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言行錄。

庚戌春。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孟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玉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還。

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冶、李昶、王磐、閻克明、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爲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於主盟吾道。進獎

後學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

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爲未備甯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國史附脩遼金二史墓碑又初公侍王邸屢以史事爲言嘗舉楊奐元好問李冶宜令秉筆至是公申前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揚已物故又舉李冶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圖克坦公履郝經高鳴爲學士楊恕孟攀鱗爲待制王惲雷膺爲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閻復劉元爲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抉殆盡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上可其奏爲立十路提舉學校官墓碑

是時阿哈瑪特以錢穀事夤緣爲姦欲乘隙取相位求薦於公公奮然曰卽欲舉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我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爲此耶後數年竟用爲相竊弄神威無所不至爲王著刺而殺之商文定公撰先塋碑

至元五年春屢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則遣中使就訪焉又敕有司歲給廩祿俾其終身墓碑

十年八月公薨上聞之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爲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爲遺囑當神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命歲一更之預爲戒飭嗣子之綱庇治後事

俾身後有所遵守。如釋老冥錢之弗用。皆治命云。墓碑。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爾果斯前中書左丞張文謙、奏請。狀元蔣邱舊人。嘉言善猷。於國多有裨益。今已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謚。詔特贈謚曰文康。墓碑。

公愷悌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游。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命大典册。皆出公手。以文章冠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稱句。乃鄙生舉子之業。求知於致知格物之理。則懵如也。爲己之學。當以窮理爲先。故一時學者翕然成師尊之。如中書左丞庫庫子清右三部尚書柴禎輩。皆出公門。墓誌。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達汝陽。求訪百至。竟無遺弓。可獲。但具牢禮表誄。爲位以哭。哀動蔡人。其大節如此。

內翰王文忠公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爲眞定宣慰使。至元元年。復召入翰林。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二十年。累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三十年卒。年九十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爲學卽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旣冠。聞鄜城麻徵君九疇爲時名

儒。裹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爲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氏。發爲歌詩古文。波瀾闊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已。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挹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孑身北歸。至洛西。適楊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甚。錄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無何。值王室之變。去隱共山。尋遷相下。會東平總管嚴公興學養士。虛師席迎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卽之。溫然和懌。隨問隨答。亹亹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於句讀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爲名士。居數年。東游齊。樂青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野齋李公墓誌撰）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三年春。李璮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乘驛至京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上卽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上知公家在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省事。公日圖軍務。一語不及其私。齊亂平。挈妻子來居東原。（墓誌）

拜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奸暴。扶植善良。民賴以安。先是衡水監縣孟古偕挾勢行私。所爲不法。部民趙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既具伏矣。監司之立也。其妻懼。謀盡去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醉以酒。暮夜潛入清家。清逃匿獲免。其母及妻子殲焉。清來訴權要。不爲申理。且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

奏擬實諸法。籍其家貲。以其半付清。眞定有西域賈。稱貸取息者。不時償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爲威虐。人不勝酷。目之曰閻羅王。數干撓公府。同僚畏蔥。惟所指麾。公正色詰責。呼五百捽抑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擠之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墓誌。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有稅人白骨。使民間棄殯不得改葬者。盍速罷去。以蘇民困。已而運司果罷。墓誌。

權臣阿哈瑪特秉政。諷大臣奏言尙書省當併入中書。拜右丞相安圖爲三公。蓋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爲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爲便。如其不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爲之沮止。墓誌。

兼太常少卿時。宮闕未立。朝議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集帳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逐去復來。頃刻數次。公慮爲外國笑。上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內。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罰俸。不應入而入者。宜準闌入治罪。庶幾朝廷禮肅。後遂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林廟所在。前代給百戶以供洒掃。國朝因仍。皆蠲復差賦。夫百家歲賦。爲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俸給。聖朝疆宇萬里。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於府庫所益

無多。於國體所損甚大。初累朝給林廟洒掃戶百。復其家。至是尙書省臣括戶悉收爲民。故公言及之。墓誌。九年。上聞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之。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上惻然矜憫。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旨意。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上喜曰。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於口。卿能爲朕言之。嘉奬不已。墓誌。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衞、雷膺、魏初、徐琰、胡祇遹、孟祺、李謙、宣居翰、苑。墓誌。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上命中書左丞張公謙問公。公言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而得。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體所繫至大。某性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變廩祿。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墓誌。十一年秋。患腰膝痛。艱於行步。家居養疾。上遣使存問。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四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用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限年。而衰老病患者。或至扶舁抱負而登廳堂。其人既自不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卽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屢乞致仕。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坐教人耳。何以辭爲。仍諭旨右丞相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祿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俸。公不得已。復出。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墓誌。

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曰。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玉堂嘉話。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詢問公。悉心敷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於日本。遣使問公。公奏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殄滅。若復分力於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皆略施行之。墓誌。

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遙遠。濫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不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恆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臣以爲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墓誌。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

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爲有功之人宜加遷散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墓誌

十九年王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爲便時軍行有日矣上以爲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有他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有言若有他心向者何爲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子息有他心欲何爲耶遂出翌日上遣侍臣以温言慰撫使無憂懼墓誌

二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爾果斯以聞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一日公卿百官供張祖餞明日皇太子賜宴於聖安寺公卿百官送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壻仕于其府以便奉養大臣燕見上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關白者凡十年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將順苟容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望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爲榮言論清簡義理精詣世之號辯博者方其辭語縱横援引徵據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即語塞不敢出聲爲文沖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新以爲奇不隱僻以爲高詩則入事遣情閒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而彌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略不遇目惟喜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

一家。持縑索書者繼踵於門。應之不少拒。世得遺墨。爭寶藏之。墓誌。

尙書李公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尙書。七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澹靜。講學之外。無所好。年十二三。爲程文。下筆爲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蹟場屋。一夕夢在李彥榜下登第。數名閱計偕之士無之。因以命公。年十六。業成。質幹淸癯。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赴春闈。儕輩或少君。教授君不卹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亭午已脫稾。澈試者見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出其下。且意義優貶。所取各異。人以比歆向父子。釋褐。調溫縣丞。未赴。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務爲無所不聞。仍手自抄錄。爲日課不輟。野齋李公撰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都事。凡入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罷。改行軍萬戶府知事。武惠薨。今中書右丞忠濟嗣政。升公經歷。東平大府。民繁事殷。公處贊襄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平章宋公時居幕長。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屢爲嗣公言之。居數歲。同列者趨向不合。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卽杜門不出。服除。嗣君不欲以幕僚相屈。置公師席。躬率僚屬講問經

傳多所開益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墓碑

己未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得失之要於治國則以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上嘉納之

上卽位建元中統驛召至京師時備諮訪凡國政可否知無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科取稅賦雖逋戶不貸公移書諸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與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亡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且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爲蠲逋戶之賦墓誌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患難之作上天所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選官以修政崇儉以養民恆以北征宵旰之勞永爲南面佚豫之戒上爲斂容擢用有期屬東平萬戶嚴忠範代其兄爲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將帥用其言詔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墓碑

朝議令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聖人卽位之初凡鰥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嘗有榜諭俾給糧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於民也從之墓碑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尙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置之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墓碑）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墓誌）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睟見於面樂於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則未嘗妄交一語薄於世味每以安恬退處爲心故其居官日淺而未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日夕不少厭（墓誌）

太常徐公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年除太常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又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尙書出爲東昌路總管擢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兒年十五有賦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交章辟公爲縣令朝請遣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吏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公奉教爲學益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陳平徐公撰墓誌）

壬辰之亂。朝請歿。癸巳。河南破。公肇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寒素。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爲諸道最。武惠薨。嗣侯襲職。署公詳議職。雖贊佐侯實師之。先帝卽位之歲。置總六部於燕京。以公充拘權燕京路課稅官。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墓碑。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潛邸。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壬子歲。自漠北遣使來徵公。見於日月山之帳殿。上方治兵征雲南。問此行如何。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襄王曰。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國降。上旣登極。每有征伐。必諭以不殺。於是四方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躡於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爲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效。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發之。墓碑。

東平自武惠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卽見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辭。遣尙書柴公送公還。又明年。今參政商公用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侯遂令公代之。公旣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無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墓碑。

中原板蕩之餘。鄕學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殫忠之力居多。又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中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爲諸生講說。其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爲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

人才輩出。有如翰林學士閻復、太子諭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夾谷之奇、等是也。墓碑。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以新民善俗爲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以辦。中書省檄諸路。當發禁衞之贏馬。數以千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公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弗爲備。馬果不至。淸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公綜覈之。得增羨若干。敕賜白金三十笏。以嘉其能。墓碑。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廩貸之。所全活者甚衆。墓碑。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向聖主觀於日月山。既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上可其請。就除公太常卿以主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墓碑。

四年。上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上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上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墓誌。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册。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九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墓碑。

六年作新大都於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爲祭祀。祭祀必有寢廟。因以圖上。乞敕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祖宗神御入藏。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上悅。賞賜良渥。（墓碑）

公在翰林太常。所薦僚屬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戶部侍郎。奉敕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墓碑）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議從之。（墓碑）

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墓碑）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驛舍。新公廨。區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頌之。（墓碑）

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公爲剖析絓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墓碑）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瓊。亡宋邊將。家人有告瓊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同論邪。同僚不以爲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墓碑）

詔發南北兵征日本。遠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語剴切。當路者恐忤旨。不即以聞。已而上意悟。其

事亦寢。墓碑。

二十二年。丞相安圖再秉國鈞。圖任舊人共政。奏公雖老使之坐而策國事。尙可用也。遣使召公。公老病辭不能行。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至秋病增劇。作八十可老歌以自遣。所以處死生若久客而將歸焉。易簀之際。吟諷弗輟。墓碑。

公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忮心。與慍色。與人交。一以誠。藩籬廓達。洞見肺腑。喜賓客。樂施與。及好獎進士類。人有片善。稱之惟恐不至。和而不流。羣而不黨。清而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以爲有公輔器。墓碑。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事有至難。獄有大疑。使公決之。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引拔區別。冰釋理順。載法之文。法外之意。無不包舉。雖專門名家亦不如是之審至。論事口悱悱然若訥者。及秉筆而書。頃刻千百言。言盡意到。燦然成文。人謂尙書說事手敏于口。墓碑。

公之奏議。典贍詳悉。無迂疎之累。古文純正明白。無奇澀之偏。歌詩則坦夷瀏亮。無鵩斯晦深之病。四六則駢儷親切。無牽就支離之弊。雖然在公悉爲餘事。惟愛君憂國之心。堅如金石。不以仕宦爲汙。不以辭退爲高。亦不以衰老疾病爲憊。苟聞時政有所可否。論思獻納。恆若言責之在己。倦倦不替。至死乃已。合於古人畎畝不忘君之義也。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

公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中選授河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歲壬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乙卯卒年七十

公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父蕭軒翁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惜君運塞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任子慕羙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克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君草萬言策將詣闕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他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遺山元公撰墓碑）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旅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拯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俄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公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書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書公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徵之滻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從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卽減原額四之一公私便之長官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皆未有昔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墓碑又公文集云歲在己酉十有一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與近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稅易使爲所黜使稱長相豐歉察盈耗以平歲入奏可一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剗其弊故吏汚濫得廉糾之財賦外鎖得釐正之至於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楮貨之低昂皆得季奏之凡佐吏許自辟以從被選者以爲榮）

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闕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伏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汝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愼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病革處置後事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而逝（墓碑）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疾病。助葬祭。力雖不贍。猶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依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小過失。必苦言勸止之。怨怒不計也。墓碑。

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趨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其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安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闚。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作文剗刮庸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禮部閑閑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去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輿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卷。自唐虞至於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其敍曰。正統之說。所以禍

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順天應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哀。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與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嘉碑。

內翰李文正公

公名冶。字仁卿。眞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潘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爲同年友。屏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圭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某公撰敬齋事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文明斯道者也。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於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

嶉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顛沛。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眞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得。兼衆人所獨。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眼中之昧。蓋先生性喜退密。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爲己。而非以爲人也。門生集賢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忒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位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哈達及布哈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爲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河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廷、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見雲集輻輳於朝廷也。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貪財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對

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按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動爲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作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宏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黷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徵爲休徵矣。（王庭問對）

先生平生愛山嗜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荊棘堙廢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爲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遂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學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敧。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敕眞定宣慰司驛騎齎遣先生起。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按王文忠公撰書院記。公以英與翰院諸公書云。諸公

才踰足絕出之學高攄紫清翩散元化固自其所而菜也署資琅質誤恩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恥爲幾不韙耶詔公愍我耄昏教我不逮肯容我名於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刺經講古訂辨文字不卽叱出覆露之德甯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誇可畏幸而得請投跡放山木石與居麋鹿與遊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時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爲高選是工諛譽而善緣飾者爲高選也我恐議者羞之敬齋泛論

我聞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我所聞矣不以爲所不當者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泛泛說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卷泛說四十卷古今註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疑三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泛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爲文章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寧取聲華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四十以來知究竟名理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尙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與否泛說

初聶侯珪以士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輦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爲數日留因追憶閑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到侯天祿繼守是州爲屋數楹置

楊趙元李四公像於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者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後嘗往來西州寓志於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官吏士庶每語及中州耆舊必以四賢爲稱首堂而祠之宜矣太常徐公撰四賢堂記

太史楊文康公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二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厤召厤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己酉生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於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置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中大夫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遂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

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數千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特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於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接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夕而所造益深平居訒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縟疏衰窶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起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神道碑）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國王和通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

問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太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神道碑）

侍讀圖克坦公履請設貢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偏。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賤。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淳朴。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神道碑）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於太史院改厤。十七年二月。副樞領太史。易教領太史。衡及公等上改厤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厤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晝夜測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厤。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厤者。附會厤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

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恆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三大二小。時以異舊罷之。梁虞劇造大同曆。隋劉孝孫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詔賜魯齋及公坐。諭曰。卿二老毋自勞。謹教示諸人耳。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徵士魯齋公撰墓誌。）

徵士蕭斛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眞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公名文炳字彥明。眞定槀城人。少爲槀城令。入事潛邸。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使。未幾。召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畧使。至元三年。授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七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巴延合兵取宋。宋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簽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二。

龍虎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於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清河元公撰家傳。又野齋李公撰墓誌云。公幼岐嶷。舉動如成人。常共羣兒嬉戲。部分左右。習爲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歲乙未。以父任爲槀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看。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薦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前令乏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足已責。我爲令。義不忍。我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敏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科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

罪。亦所甘心。由是豪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衆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剜民規利。卽棄官去。（家傳。）

世祖在藩邸。癸丑秋。奉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顧領蹐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世祖亟命公弟文忠解尚廄五馬。載糗糧來迎。既至。世祖壯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家傳。）

己未。我師伐宋。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臺山砦。宋人行光山縣事於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開諭。守者不應。公免胄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砦如拉朽耳。所以不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遂降。（墓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陣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蒙衝。鼓櫂疾趨。士叫呼聿奮。鋒交。公麾衆走岸博戰。宋師大敗。文用颿船報捷。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家傳。）

世祖卽皇帝位於上都。是爲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馳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尙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反。據濟南。璮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衄。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卽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璮愛將。既降。衆亂。遂擒璮。璮勝兵有浙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家傳。

璮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衞。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若曹。璮誅死。若曹爲吾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家傳。

至元三年。上徵李璮潛弭方鎭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阨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睥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

戶二人。聽其願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鎭兵仰給內郡。饟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家傳。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擣宋腹。家傳。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流飛矢貫公左臂。著脅。公拔矢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亦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郛。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劇。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創。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巴延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羅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羅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陣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家傳。

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鎭江。時眞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

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謝眞揚兵致死于我。眞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陣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家傳。又王文忠公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陣兵揚子。夜出擣營。身受十七創而卒。公聞一慟而止曰。眞吾子也。）

冬十月。王師命三道而進。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覆爲宋。公與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家傳。）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不下。招之。一再返。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家傳。）

公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

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凱還。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册。歸之於國史院。典籍氏。家傳。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卻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家傳。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殘田麥。曰。在庾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効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懷迎。漳、泉、建甯、邵武、諸郡皆通款來。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家傳。

十四年。北圍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未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卽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圍。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

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踧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勒巴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扞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慰勞畢。卽聽陛辭。家傳。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哈瑪特。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奸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令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傾機務。口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家傳。

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每尙食。上食輒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診視。九月十二日夜疾革。洗浴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

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哀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大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生。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悃款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之萬石君舊家云。墓碑。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滹南、王先生若虛、眞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恤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家。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奸臣僧格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

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爲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家傳。

內翰董忠穆公

公名文用。字彥林。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爲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爲衞輝路總管。十九年。召爲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於家。薨。年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於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云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眞定鄉舉。時以眞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內翰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

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蜀郡虞公撰行狀。又遺事云。公從世祖圍鄂。聞憲宗登遐。猶欲待城破。公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宜俟登位後。以一偏師來。卽了江南事。遂班師。）

世祖卽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衞侍。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岱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公卒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置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鎭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行狀。）

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當琿塔噶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宜鎭以靜。乃爲書置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州、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哲伯特穆爾者。鎭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

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傅貴人者辯。天子所遣傅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白貴人。卽召公謝之曰。若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行狀

七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隙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某。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爲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聞安圖公罷政。卽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瘐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但令取給有司。行狀

十三年。出公爲衞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衞輸輓。動役數千夫。公竦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稽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皆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

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於京師。衞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河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衞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卽浸淫及衞。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衞。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衞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行狀）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不赴。（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折之。則風采茶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隳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勦去其不可者。然役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行狀）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

黨將錙銖掊克爲公。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諸君曰。董尙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行狀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語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迫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乃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行狀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祇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

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寵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僧格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愈急。公請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紏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譖於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甯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行狀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升遐。成宗將卽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行。既卽位。巡狩賽音布拉克。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

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起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至夜半。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嚮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寶至渥。賜鈔三百錠。行狀。是年。詔修世祖實錄。公於祖宗世系、功德咸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行狀。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閒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飲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餱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册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之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

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主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啟勵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而忘去者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行狀

樞密董正獻公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元年置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逐除典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五十二

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牧菴姚公撰墓碑

癸丑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鵝舫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與戰三捷得敵艦艟百艘遂進圍鄂墓碑

上正宸位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墓碑

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惻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聞可墓碑

八年侍講圖克坦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

已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己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羽翼斯文（墓碑）

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明宋所由以亡皆由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鬬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王問公之言如何公曰似道薄汝而君上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不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墓碑）

公嘗進言以田器古無算所以勸農今冶官肆列以求贏利至鋤鎛之屬亦皆市鬻於耕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虞者將盡徙獵戶無慮數千戍郢中往往質妻賣子哭聲震路或自經死實單弱不中徙徒紛擾無益詔止之（孫郡盧公撰墓誌）

時患多盜敕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纍充牣犴獄公乃言今殺人於貨與竊取一錢直上鈞死一斷不刷僭黷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敕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某盜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

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刑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們毆殿傷公毆監布告殿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尙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寔人臣難能者太府屬贊而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蓋爲國平刑實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贊（墓碑）

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還從之（墓碑）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復册儲望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墓碑）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

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勿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愼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鈔萬緡爲壽求交懽擯棄不取（墓碑）

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墓碑）

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俄僉書樞密政事卿如故而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禦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舊隸中使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墓碑）

冬十月某日雞鳴將入朝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覬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柩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歸葬其鄉自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怠荒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

欲言。皆由公傳達。權臣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卽至庸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墓碑。）公於誅賞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奪。毅然不回。要歸公論。晦顯略詳。當簡於書。其見幾慮遠。時然後作。使天下被澤無朕。衆所未及知。而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也。故上嘗語皇太子曰。竭誠許國。能於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爲然。（墓表。）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奉使於宋宋人拘於眞州凡十六年始得歸卒年五十三

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烟于穴鬱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菹一甌抉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高唐閻公撰墓誌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於鐵佛精舍俾專業於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爲議論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墓誌又保定荀公撰行狀云公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謂非聖書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志否則如韋如脂爲磷爲緇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一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爲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校世之爲詞章學者始則鞏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江漢趙先生曰江左爲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逮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

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喻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劘切時病。及踐阼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涿郡盧公撰墓碑。）

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據梁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荊鄂。公建議。大槩以爲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宗升遐。王師言還。（墓碑。又按公班師議云。今吾國內空虛。搭齊爾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糇糧。大王病民。諸奸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哈布格已行敕令。令托爾齊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敕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生靈爲念。奮發乾剛。斷然班師。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躡。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送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裕勒寧哈布格。穆格及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北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寧有歸而社稷安矣。）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公言。宋人譎詐叵信。蓋以疾辭。公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墓誌。又行狀云。陛辭。公請與一二蒙古人偕行。詔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

公方蹤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饋以款兵館留眞州藉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且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辯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恍於詭數也鍵鎖館所塹垣樹棘驛吏呵閽夜土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縲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嚮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之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進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墓碑又行狀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遺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爲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使如三代亦當期漢唐不宜苟且參用儉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脈方今最爲敗亂當速修理又云宋人既留公不遣見公辭氣嘗無少沮明年伴使朱實臣僞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又按公與宋論本朝兵亂書云有之當發遣我輩還國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公曰此事斷無設書云主上之立固其所也太母有與賢之意先帝無子之詔主上雖在潛邸久符人望以親則尊以功則大以理則順愛養中國寬仁愛人樂賢下士其得夷夏之心有唐漢英主之風加以地廣兵強神斷威斷風靡雷厲其爲天下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哈坦大王先帝之終率先推戴穆格大王主上庶弟也在諸王中英賢並於主上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推戴塔齊爾國王鎮歷西域二十餘國去中國三萬餘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長兄既沒次兄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主上乃眞大統應天人卽位之初聘起諸儒更定制度不意一二懷罪不涅之徒糾合奴隸間離骨肉劫立額哈布格繕起兵端拒漠北以次而幼以事逆以衆則寡以地則偏兵食不足素無人望則彼卒無所成無疑也今主上既以正立一時之豪傑雲從景附奄有中夏縱彼小有侵佚則塔齊爾國王則一彼一旅足以平蕩其餘三十餘王猶卷甲牧馬從容營衛翊中國諸侯如史如李如殷如張如劉如汪大者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驍將勁卒絳幘兵革視蒙古回鶻尤爲猛鷙其肯使蠹國害民之尤者復肆蛇豕彼之嘓強祇足

以自斃而不足以爲害也甚明矣。

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臣望風嚮附世祖命禮部尚書廉希賢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宴路朝以張異睠隱其廑於使事也詔治病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命其子采麟起家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各有差。墓碑。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眞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偶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寄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疎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操持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蕕奸獎黜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紬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文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墓碑。又臨川吳公文集云昔公使宋留江淮館間十有餘年。譬始書宋之君相其言忠厚懇惻內爲國計外爲宋計其心平恕廣遠眞古之仁人君子哉宋之權臣阻遏掩蔽不使上聞以自速滅亡悲夫公前時從世宗渡江取鄂作。黃鶴樓詞他人處此必謂乘方

興之勢。珍重盡之命。一舉而吞噬之也。夫何難。而公之詞。乃曰。問南國之士。有何長策。更休把着生誤。則其忠厚懇惻之言。平恕廣遠之心。與後來貽害之意同。眞古之仁人君子哉。

靜脩劉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年。召爲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爲集賢學士。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謚文靖公。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究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終年遂不起。春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野齋李公攀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月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少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賜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大德。而恩命連至。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於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

矣。況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疳瘧。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死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餘。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月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縱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君先行。惟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靜修文集。）

嗚呼。金踩宋蹤。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謬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尙。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播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日接耳受而有嗣也。（會稽袁公文集。）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屬裕宗在東宮。由布衣起爲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學士召。而不復起。是有志趣高尙。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謂因矜己傲物。素隱之流。臣謂不然。風俗之

薄也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私欲動於中。利祿奪於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奔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懲勸矣。助教吳明進策。

翰林待制歐陽玄贊先生之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制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逺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當時開太平者耶。

此書成於元文宗時。舊有編修南鄭王理所爲序。務侈元功。以蔑金宋。無不溢詞。要亦職事宜然。語有切關本書者。未可盡沒也。據云蘇君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務。考遺失迹。購百家行狀、碑銘、傳贊敍述、及他文睽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名。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求得者。續爲後錄。微哉旨乎。夫蘇公生於元世祖之末。逮文宗朝。有元立國已百數十年。而是書所錄。斷自延祐時。僅四十六人。意公所及見者。郭公守敬而已。蓋其愼也。論者謂此書仿宋名臣言行錄之例。然彼列王安石、呂惠卿輩。而不及劉元城。誠有如

世所識是書之成歐陽文公虞公伯生皆盛推之後卒依爲信史且四十餘人多勛名爛然勒績旂常而獨終以劉文靖公不書官不書謚曰靜修先生此尤其特筆也然則公之所取可知矣舊序云求未得者續爲後錄殆有未盡言者歟案公始爲史氏年三十歲其學識迥出流輩已如此卒爲一代名臣有以也至此書編纂次第當更有義類所存未敢測以臆見姑闕以俟知者光緒十三年丁亥中秋後三日王灝識

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

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卽據以排印錢塘丁明府丙藏有影元刻舊鈔今夏寓書借校附以閻鎬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榘勘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李廣文宗蓮又爲是正如干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適增刊牧菴集參互考證藉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另繕潔本重鋟考元槧原題國朝名臣事略每葉卄六行每行卄四字此本爲聚珍版書一種應與他種一律故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乾隆中奉敕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爲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藉元槧舊鈔兩本一再讐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內讀者當同此愉快云光緒甲午夏四月下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謹識

附聚珍本校勘記

王理序

書紀唐虞之際（皇華按影元本同元統本唐虞作虞夏今從聚珍及影元本）　順天應人（元統本作應天順人）　如近代是也（元統本如作彼今從聚珍及影元本）

胙功臣之士疆（元統本無疆字）　趙叡（元統本叡作雋）　其暨肅揚恪勤（聚珍及影元本揚均誤恭）　放失遺迹（聚珍本作考遺失迹）　或降附先後（影元本降作疏）　善終善始（元統本善始善終）　宋太師文忠公軾（元統本太師誤太史鎮攷宋史蘇軾傳高宗即位崇贈太師謚文忠此蓋稱其贈官也）

王守誠序

其時有先後（元統本作後先）

目錄卷六

元帥張憲武王（元統本憲作獻）

目錄卷十五

國信史郝文忠公（元統本史上有使應據改）

卷一

太師魯國忠武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一之一四字。

有羣賊出叢木中元統本出上有突字。克哷部斡罕元統本斡罕作可汗鑛按元史木華黎傳亦作可汗應從元刻。以別將統兵下有圍字。注領兵直入元統本直作大。我師遇於花道元統本我上有與字。至平涼州元統本無涼字。可以一戰擒也元統本下無以字。注無噍類元統本類下有遺字。

宣宗立元統本脫立字。成飛狐元統本飛作費。李廷植弟李守忠□元統本植字作方李守忠作李七。咸遣歸之元統本作咸歸遣之。短兵相接元統本脫相字。注益都張琳遣其弟賚方物聚珍本弟下有張石珪三字。注山東北路元統本作山東路。注爲完州元統本完作元。北京權帥擒金梟將元統本帥下有兀菜兒三字。王召石天應元統本召下無石字。注部將吳權甫元統本甫作府鎮攷元史木華黎傳亦作府。

丞相東平忠憲王元統本此下標卷一之二。

入省議事元統本作入議省事。納入其中元統本入作人。其令入省議事元統本議字在省字上。似違前旨元統本旨作奏。以朕顏信任元統本任作用。無以示警元統本警作懲義似較長。亦國之名賢也元統本下有家字。其尤無事例者元統本例作制。以王教詣之元統本詣作諭。時僧格主祠祭元統本上有其字。期之救甯元統本救譌致。功效所需元統本功作收。

卷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二之一。

遣介報還元統本還作還報。一時君相莫明元統本英作慶。大兵咸會江北崖元統本崖作岸。舟師十萬元統本舟譌州。上諭使

者曰語爾丞相（元統本語作詔）各盡其當（案珍本當作長）分軍三道（元統本道譌遣）威攝德懷（元統本攝作懾）所在充溢（元統本所在譌作在所）宋末下時江南科云（案珍本原作宋末童謠云）正月庇役（元統本庇譌庶）故命從汝（元統本從汝二字譌倒）國家所以養諸老者（元統本作朝家今從影元本改）以道事君者也（元統本事下有其字）未嘗妄殺一卒（元統本殺作戮）

丞相河南武定王（元統本此下標卷二之二）

注奉命出烏蒙（元統本命譌會）注率止郡治七日（案珍本作遣納哈丹往驗）聞我師還合謀（元統本譌作間我旆還多掠）某知府（元統本某作來）以軍襲（案珍本襲原作旗今據元統本改）擒矮張（元統本脫矮字）抵維揚城下（案珍本原作淮陽城下）今舟師出其間（元統本舟作欲用譬按下文有騎兵不得兩岸襲行云云似作舟師爲是）皆投兵降（元統本作投兵皆降）若欲通和（元統本通作實）宋都督姜才（元統本督作統）遙而望之（元統本遙作草）遂擇伉健善轂者（元統本擇作擔今從影元本改）賞罰明（案珍本明作信今從影元本改）

丞相楚國武定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二之三）

初事帝潛邸（元統本事下有於字）以爵昭人（元統本以爵作爵以今從影元本）黃靳相煽（影元本黃上有舒字今從元統本刪）皆削平之（元統本皆削二字作空格今從案珍本影元本）欲襲肇慶雷瓊（元統本脫瓊字今據影元本補）聞僞衛王（元統本脫衛字今據影元本補）而天聰獨奮然（元統本奮譌沃）注爲之興兵（元統本兵之作大）公聞之待罪闕下（元統本聞譌奔之譌走）注束縛乎我廼成功後人（元統本脫縛字乎譌手）

乃作乃顧，今從影元本改正。登宰相位者二下有有字。

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元統本標卷三之一此下。重太官內膳之選影元本太作天鎮案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屬天官冢宰似作天爲是。申命禦邊杭愛元統本愛作海鎮改元史地理志和甯路總管府下注至元三十年命戍和林漢軍四百留百人餘令耕屯杭海云云據此當作杭海爲是凡書中杭愛字均宜一律從元統本改正。

太師淇陽忠武王元統本標卷三之二此下。注從征六詔影元本同元統本從作後。皆陳作陣。卿以爲安國輩用謇案國係圖字之誤元統本作安童。賞其清強影元本同元統本強作彊。及諸府人與鑿元統本與譌今從影元本。掩取其妻子元統本脫其字。及部人元統本及下衍其字。實瞻卿麾進退元統本卿誤公今從影元本。

樞密句容武毅王元統本標卷三之三此下。北哲琳川元統本北折連川。定居焉元統本定上有遂字應據補。蓋華言黑也元統本言作曰。夏六月海都兵犯至守禦計以二十三字元統本提行另爲一條。誅烏塔禡等元統本誅下有叛王二字應據補。脫身奔竄元統本奔作以今從影元本。可令見元統本令下有入字應據補。

卷四

丞相與元忠憲王元統本標卷四之一此下

一以倚公元統本此下注勳德碑三小字以下公在相位云云提行另起散財發粟元統本粟下空一字作□格淳履上台元統本淳作荐

丞相順德忠獻王元統本標卷四之二此下

以才遇太祖元統本以下才上空一字作□盡釋之元統本盡上有王字百救莫施案珍本影元本施均作贍勢不相營案珍本影元本營均作管

八百媳婦國元統本依影元本脫媳字禁獸戶專山澤之利元統本獸作獻專作及勿遺朝廷慮元統本遺誤違今依影元本買

葬地於平陽山元統本於作昌乃館士影元本作擇儒士發於眞誠元統本眞作至故其功業元統本功作事賢相將臣本相下有臣字影元本無

平章魯國文貞公標元統本卷四之三此下

崇朝永夕元統本永誤今從影元本用世矣元統本無矣字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元統本作賜楮幣爲千千五百今從影元本僧格方見寵親元統本見下有於字應據補朕甚負愧於卿元統本貢愧作愧德帝怒欲斬之元統本脫欲字以編氓隸欽察元統本作以編氓奴籍欽察今依影元本改

平章武甯正憲王元統本標卷四之四此下

帝意始釋元統本釋作解弟證兄元統本證下有其字徵意元統本此下有柏臺二字注自上海縣界元統本自下有西字帝不豫元統本帝

上有方字。吾誠不忍見汝元統本作汝見今從影元本

卷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元統本標卷五之一此下

故勢異而時殊元統本殊作同今依影元本以法論之元統本法作是隔幾萬里之遠僅逾一時元統本僅逾作遞遲幾作以則國有餘矣元統本國下有用字自我當之元統本作我自當之故留于燕邸元統本邸字無注上書云元統本上下有封字造物挈而授之元統本物下有者字憤惋以死元統本惋作悒每每相戾元統本每字不重用兵漢上漢作淮注爲道學生影元本無道字乃恢張規模元統本乃上有公字復見中國之治影元本中國作平康

卷六

總帥汪義武王元統本標卷六之一此下

而戰攻不弛元統本戰作外皇子奎騰駐兵城下元統本脫皇子奎騰四字駐作頓迎謁焉皇子曰元統本脫皇子二字公單騎往

元統本往作焉吾已撤彼之藩籬元統本彼作蜀春入武信城元統本春下有夜字而搏之元統本搏作蹂涉巫山元統本涉作拔用謇案涉當是跋之譌漸併力元統本漸應據改作投款元統本投作效皇子檄節嘆賞元統本作王檄節咨賞天資仁孝元統本脫天字今依影元本補輦書數千卷元統本千下有百字

萬戶嚴武惠公（元統本此下卷六之二）

謁太師國王（元統本謁下有先字）義斌亦欲藉兵（元統本兵作公應據改）戰如交（影元本如作始應據改）德兗濟鄆歸于我（元統本鄆作單鎮攷元史嚴實傳亦作單應從元刻）

萬戶張忠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三）

乃遷萬戶（元統本乃作遂今依影元本）適全軍出（元統本全作令）注州牧（元統本牧作倅）遷神于廟（元統本遷作迎）金兵軍南門外（元統本軍作陣）中潭（元統本潭作譚）甯無悔乎（元統本悔乎作寃亂）

元帥張獻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四）

絕郢漢之援（元統本漢誤復）姜才者（元統本才作石）徑渡衝（元統本渡衝之）絕注廣王昺（鎮攷廣王元菴集作衛王昺元宗庶子季永國公昺度宗崩賈似道立昺封昺信王天祐二年徙昺爲廣王五月陳宜中等立昺於福州封信王昺爲衛王廣封在前衛封在後故諸書廣衛互稱耳）廟以端宗（影元本以作號）遂入至（元統本返居室）剛直自持（元統本持作將）凡以軍事命集（元統本命作會）及囚京師（元統本因主師）屢欲赦出（元統本厭上有兩□□）

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七之一）

聖朝御極闔刻元本朝作明義長應從）

承相史忠武王元統本此下標卷六之二。退依洮水爲阻洮影元本作沽。元史天澤傳作派。鎮攷說文。洮水起雁門葭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屬流陽郡。今直隸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十里。天澤與武仙爲葛巇相攻之處。案孫奴亦溪流陽郡地。所云退依沽水。正其地也。據水經沽與洮同。他書作派者。俗譌。公料其墮歸子避其朝銳擊其情歸。似應作惰。損甘攻苦。損元統本作捐。蕭某。元統本作蕭札剌。遂招降太康柘縣。柘元刻本亦作柘。閩刻原本作屬像州陳國。即今河南歸德府地。元史歸德府下無柘縣。懷縣兩漢晉並屬河內郡。即今河南懷慶府地。本書柘縣與太康並舉。金史太康屬開封府。元史太康屬汴梁路。兩史與太康同屬者有杞縣。無柘縣。懷縣同時招降。兩縣必係毗連之地。知閩刻作懷固誤。元刻作柘。亦由杞字涉譌。實則當爲杞縣也。棄阻之役阻當作陽。以綴我師元統本師作肘。至若掀滁州若元統本作則。

平章廉文正王元統本此下標卷七之三。何不畏愼耶元統本愼誤甚。一治而成治當作治。乃遣使如宋元統本如作入。獨收關中元統本獨誤拘。今依影元本。公詳推之元統本推誤扣。隨宜所屬佐貳元統本隨作宜。因使處茲相位元統本處誤丞。振舉紀綱元統本紀作綱。翕然政理閩刻原本政作致。義較長。失次懾影元本懾作攝。應據改。咸見顏問元統本顏誤願。執之使償元統本執誤訊。皆震懼。如數償民元統本償作饋。感懷驚疑元統本感應作臨。歸作。立督禁絕元統本脫禁字。詔國王歸國統元書版贍禮贍疑當作贈。

左丞張忠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七之四。左作右。召對稱旨元統本召誤古。注野齊李公齊應作齋。講明利疢影元本疢作病。重農事及鈔法元統本作若農事若鈔法。征伐之

責元統本作征發之征。千百餘年元統本作千餘百年。

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元統本標卷八之一。此下爲郡功曹元統本功誤工。今依影元本。必將壞天下元統本壞誤殺。

左丞姚文獻公元統本標卷八之二。此下州判公軍資庫使閻刻原本判作叛。應從。求至水際元統本際作裔。細債負元統本細作倩。盡爲軍官所有元統本爲作於。詔許之上遂乘傳元統本之上遂三字作驅二百。爲東平至郡元統本至下有治字。爲嗣訟之潛藩元統本爲嗣二字誤倒之作及。且勉諭曰元統本且誤其。帝怒天降大臣影元本無天降二字。應據刪。帝恚乃釋元統本乃作爲。

左丞許文正公元統本標卷八之二。以經術得名元統本經術誤針術。獨言王文統元統本作王以道。所見如此元統本所見作淺見。好伍曹中元統本伍誤仵。今依影元本改。

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元統本此下標卷九之一。

注濟南楊公元統本濟南作濟陽。從容問公以心之所守元統本作從容語公宜言心所守今從影元本改。而終於公元統本終誤必。

太史郭公元統本標卷九之二。

太保劉文正元統本文正作文貞下文均同。還河以避白浮元統本避下脫白字。令厥官赴天下測景元統本厥官赴三字作南宮誤。竊聞帝王之治元統本治作事。章部元首元統本部作蔀應據改。

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元統本標卷十之一。

始讀書年許元統本作始學屬句日臬僅指牛訂較此多八字此依影元本。逮及十一人元統本逮作連。城西南有隄堰元統本南作木方作有今從案珍本。爲詳議官元統本爲誤置。先是行臺元統本先作初是作嚴。諸鎮推重元統本推作雅。征斂之煩元統本征誤率。以爲永制元統本制誤選今從案珍本。宣慰使張公元統本慰下無使字此下標卷十之三。守城而已元統本守誤穴。定其等第元統本定誤寘。又陳尊耆德任元輔元統本作又陳孝侍親友兄弟今依影元本。是富上元統本富上二字誤無今從案珍本。貽笑遠邦元統本貽作遺。

卷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元統本卷十一之一此下標

公方三歲元統本作五歲則市筆札錄書元統本脫書字依影元本補隱不足以悅親善身悅元統本作驩兩大之間元統本大誤閒今從聚珍本雖中書開府元統本中書誤中省竟以是論死元統本論誤病懷之入降聚珍本作懼而去降疑作懼而叛去句較明晰威德遠著元統本著誤有得致其死命制誤作致聚珍本不誤誠亦寃矣影元本亦作極應據改然我非攘若功者元統本無然字我作吾合州安撫使王立元統本脫王字今依影元本補言必切切言必切于參政商文定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一之二

一郡懼伏元統本脫伏字注平陵周公陵元統本平陵作礫陵猶敕兵民影元本敕作杖應據改凡十有七元統本凡誤九可還備邊邊誤選積財聚兵亦汰去若丁丁影元本若下上有干字積元統本作恃公奏盡釋之元統本公下脫奏字釋下衍四字今依影元本刪補樞密趙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一之三

古都監節死節死當依影元本作死節初阿藍答兒劉太平鎮聚珍本作阿勒爾劉太平達爾

卷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一

俾終其身元統本作俾其終身竟無遺弓可獲影元本脫竟遺弓可四字獲下有公乃二字

內翰王文忠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二

三年春李璮萌異志元統本脫李字依影元本補眞定賈胡聚珍本作眞定有賈胡二字同僚畏葸元統本葸作忌呼五百捽

抑以出用譽案五百當是伍伯之誤

宮闕未立元統本宮誤官

疆宇萬里聚珍本萬里作式廓影元本同

四十從政元統本四誤二依影元本改

仕于其府影元本作爲東平府判官

想望風采元統本望誤聞

惟喜作書元統本喜作誤善嗜

尙書李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三

務爲無所不聞影元本作務求

丁亡戶籍元統本亡誤已

太常徐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二之四

注陳平徐公元統本平作東應據改

夾谷之奇等用譽按夾谷之奇當作瓜勒佳之奇

卷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元統本脫公字此下標卷十三之一

僕無所克肖元統本克作似

保爲當國者影元本保作恐應據改

易使爲所黜影元本易使作易司

皆得季奏之元統本脫皆字今依影元補

較其聲聞元統本聞作問

天與近鑒影元本作扶與近鑒

凡以不出孔孟之前元統本出下有於字應據補

內翰李文正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三之二

流離顚沛元統本顚作頓挫

名爲吾眼中之昧影元本眼作道昧作末

按名責實元統本實誤控

明斯道者也元統本明誤鳴

益古演段疑三卷用譽按段下衍疑字應刪影元本亦無

固自其所影元本其作有

注太史楊文康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三之三

年十七侍中大夫元統本十七誤七十。摳衣之徒元統本脫徒字依聚珍及影元本不誤。友中大夫者元統本作友大中者。曰輔治之具元統本無曰字。汝如漢惠元統本如作知應據改。以太師南伐影元本太作大師。投牒自賤影元本賤作薦。注徽士蕭公撰元統本無此五字。以躬行心得之餘元統本餘誤於依影元本改。

卷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四之一。

縣得以少寬民字元統本寬下有應據補。閏十一月元統本作有。注陣兵揚子夜出擣營元統本子下夜上空二字作應據補。身受十七創而卒元統本卒下有左右秘不以□□□□營下有士元搏戰四字文直計至乘其衰發之間其疾告之故計連空格共二十四字應據補。公至自臨安未至元統本未作比至。

內翰董忠穆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四之二。

中眞定卿舉元統本脫鄉舉二字今依影元本補。

樞密董正獻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四之三。

以田器古無算元統本無以算字作笇。太府屬掾影元本掾作贊應依改。實非期子見德也元統本脫實字。其返而掾影元本亦作贊。常簡于書影元本常作當應據改。

卷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五之一。

卒五十三用譽按卒下應依聚珍本補年字。窮必踐一己之志元統本志作愚。據梁益上流元統本作建益上流。肱髀相依影元本依下有在於脊四字。塹垣樹棘元統本樹誤梅。今依影元本。隱其瘁于厘事也影元本厘事作使事。然操持方嚴元統本操持作持因依改。獎黜無貸用譽案元統本獎黜誤題帖。今依聚珍本。

靜修劉先生元統本此下標卷十五之二。

伊洛之學傳南劍聚珍本南劍二字作劍南元統本作劍南。爲當時開太平者耶元統本當時作來世應依改。

謹案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卽據以排印。素稔錢塘丁明府丙藏有影元刻舊鈔。爰屬書借校。附以閩鐫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榘勘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李廣文宗蓮又爲是正如干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適增刊牧菴集。參互考證。藉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屬孫明經用譽再取元統、影元兩本。逐一對勘。擇善而從。其有兩本誤而聚珍本不誤。與夫字句多寡。聚珍本之義較長者。悉仍其舊。明經爲孫蘭尹星華嗣君。年少好學。深明著述體例。於此書用力甚勤。且得沈司馬鎭、馬大令立禮、共相佐助。既另繕潔本重鋟。並成校勘記一卷。附後。考元槧原題國朝名臣事略。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此

本爲聚珍書之一種。應與他種一律。故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乾隆中奉敕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爲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藉元槧舊鈔兩本。一再讎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內讀者。當同所愉快。所惜孫明經赴試浙闈。病疫遽歿。不及見是書鐫刻之成。盧抱經謂宇內少一讀書之人。惋惜之餘。輒爲牽連記之。明經字孝撰。卒時年二十有八云。光緒甲午嘉平上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元朝名臣事略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蘇天爵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